

欧盟对华经贸依赖及其对成员国影响的辨析*

赖雪仪 查婷俊

内容提要: 欧盟 2019 年发布对华政策文件,将中国定义为欧盟的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竞争对手。2023 年,欧盟又先后提出“去风险”政策及《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以防止其对华经济依赖损害欧方韧性和战略自主。通过分析 2001—2022 年中欧贸易及投资的特点,本研究发​​现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处于不断加强的阶段,尤其是新冠疫情下双边贸易的依赖程度仍在上升。在此基础上,文章从经济增长、就业和债务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对欧盟经济的影响,认为中欧经济合作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双方的经济合作,对欧盟各成员国均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欧盟 对华依赖 中欧贸易 中欧投资 “去风险”

一 引言

2023 年是中国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 周年,也是双方建立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 25 周年。不论国际形势还是中欧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经济及地缘政治重心加速东移,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被部分西方国家视作“威胁”。欧盟 2019 年发布的对华政策文件,将中国定义为欧盟的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竞争对手。2021 年 3 月,欧盟和加拿大、英国、美国以所谓“人权问题”为由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对欧盟实施反制裁。此后,欧洲议会冻结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原来被视为中欧关系基石的经贸合作越来越陷入政治化的漩涡,相当一部分欧方政客和媒体大肆炒作欧盟对华经济依赖问题,

* 本文系欧盟委员会伊拉斯谟+ 让·莫内项目资助“2020—2030 年:中欧关系新阶段”课题(项目编号:6206 52-EPP-1-2020-1-CN-EPPJMO-PROJECT)的研究成果。

指责其为破坏欧洲战略自主及欧美同盟关系的“糖衣陷阱”。然而,近年来在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及中美贸易战等多重挑战下,中欧贸易依然呈现增长态势。2021 年和 2022 年,中欧双边货物贸易额一再突破历史新高,分别超过 8000 亿欧元和 8500 亿欧元。^① 2022 年,欧盟对华投资、中国对欧投资均保持增长。

客观而言,中欧经贸关系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一方面,欧方对所谓的对华依赖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心态;另一方面,中欧贸易仍呈现出相当程度的韧性和生命力。在此背景下,厘清两个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学理和现实意义:一是欧盟是否存在对中国过度的经济依赖?二是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对其经济会产生何种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利用实证数据,分析中欧经贸往来是否存在欧盟单方面的对华依赖,并进一步分析其与中国的贸易及投资往来对欧盟成员国^②的具体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细梳理了关于欧盟对华经济依赖的研究文献;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分别基于贸易和投资视角,归纳中欧经济合作的特征;第五部分阐述美欧经贸关系的特征,并与中欧经贸进行对比分析;第六部分使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欧盟成员国不同对华依赖程度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的结论部分基于前述研究结果和中欧关系的发展情况,分析欧盟不同成员国的对华经贸关系与其对华政策取向之间的逻辑。

二 欧盟对华经济依赖研究的重点与不足

2008 年,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此后不久,全球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相继爆发,在东西方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下,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持续上升,西方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在欧洲,一些媒体指责中国“收购全世界”“占领欧洲”“入侵欧洲”。^③相比之下,学界和智库的讨论比较客观,但学者在欧洲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以及是否存在过分依赖等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

顾德明与普莱斯纳(François Godement and Jonas Parello-Plesner)于 2011 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明确指出,中欧经贸关系主要是相互依赖,只是欧债危机使南欧的欧盟成员国加强了对中国的依赖,进而加大了失衡的风险。^④ 欧债危机结束后,昆德纳尼

^① 杨逢珉等:《“双重影响”下的中欧经贸关系发展路径研究》,载《国际关系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108 页。

^② 由于英国在 2020 年 1 月正式退出欧盟,本文涉及 2020 年之前的欧盟总体数据都包含英国,而 2020 年及之后的则不包括;文内关于欧盟各成员国的分析都包括英国的数据,包括 2020 年之后。

^③ Sophie Meunier et al., “The Politics of Host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Europe — An Introduction,” *Asia Europe Journal*, Vol.12, 2014, pp.109–126.

^④ François Godement and Jonas Parello-Plesner, “The Scramble for Europ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olicy Brief*, No.37, July 2011, pp.1–11, https://ecfr.eu/wp-content/uploads/ECFR37_Scramble_For_Europe_AW_v4.pdf.

(Hans Kundnani)2016 年的研究认为,中欧的经济关系开始出现欧洲单方面依赖中国的苗头。^① 波格蒂和曾林(Lucrezia Poggetti and Max Zenglein)对 2018 年的欧盟成员国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所有成员国对欧盟内部市场有着更高的经济依赖,平均占据各国总出口比重的 66.1%,对美国的出口平均达到 11.7%,而对华出口仅占 2.3%。^② 欧特尔(Janka Oertel)于 2020 年发表的文章认为,欧方只是需要警惕过度依赖中国的可能性,但并不认可这种依赖的存在。^③

在经历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2021 年中国和立陶宛外交关系降级、2022 年年初俄乌战争爆发等一系列事件后,欧洲内部围绕贸易与供应链安全视角下对华依赖问题的争论更为激烈,但仍然缺乏共识。欧盟多国在反思能源进口上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同时,开始考虑是否要降低经济上的对华依赖,并将此与欧盟的战略自主相关联。

欧洲中国事务智库联盟(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2022 年的年度报告梳理了欧盟成员国在对华依赖问题上的认知差异,并强调不同成员国对战略性依赖的定义有所不同,而且成员国和欧盟对此问题的理解也存在分歧,甚至部分欧盟成员国国内都未达成统一的认知,^④也有一些欧盟成员国在没有任何考证的情况下就断然认为欧盟经济已经过分依赖中国。^⑤ 究竟是欧盟在经贸上非对称地单方面依赖中国,还是中国更多地依赖欧盟,或是双边相互依赖,这是本文首先要辨析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梳理欧方在此问题上的既有研究,则不难发现相当一部分研究的结论都源于单一维度的数据分析。例如,费尔伯迈尔(Gabriel Felbermayr)团队 2021 年的研究采用了欧盟 2010—2019 年对中国出口及进口的数据,指出 2019 年欧盟出口总量中对华出口已占 11.0%,同时从中国进口的比重也大幅上升。但该研究并未评价欧盟是否对华经济过度依赖,^⑥而是直接运用“Kiel Institute Trade Policy Evaluation 模型”(KITE model)推算欧盟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四种负面后果。^⑦ 基内亚和夏尔马(Oscar Guinea and Vanika Sharma)通过对 2020 年欧盟贸易数据的分析,指出真正对外依赖的

^① Hans Kundnani, “How Economic Dependence Could Undermine Europe’s Foreign Policy Coherenc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Brief*, 1 January 2016, p.106.

^② Lucrezia Poggetti and Max Zenglein, “Exposure to China: A Reality Check,” *Berlin Policy Journal*, February 2020, <https://berlinpolicyjournal.com/exposure-to-china-a-reality-check/>.

^③ Janka Oertel, “The New China Consensus: Europe Is Growing Wary of Beijing,”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olicy Brief*, 7 September 2020, 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_new_china_consensus_how_europe_is_growing_wary_of_beijing/.

^④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Dependence in Europ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eighing Perceptions and Reality,” *Annul Report*, April 2022,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s-ifri/ouvrages-ifri/dependance-europes-relations-china-weighing-perceptions>.

^⑤ *Ibid.*, p.14.

^⑥ Gabriel Felbermayr et al., “Decoupling Europe,” *Kiel Policy Brief*, No.153, July 2021, p.6.

^⑦ *Ibid.*, pp.7-17.

进口产品仅占欧盟进口中很少的份额,而中国只是其中四个主要来源地之一,从而否认欧盟对华过分依赖。^① 克拉兹(Agatha Kratz)团队基于2000—2021年欧盟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研究,同样否定了“德国及欧洲公司普遍依赖中国”的观点,^② 并指出对中国市场有依赖性的只是为数不多的企业。在具体的行业贸易数据研究中,蹇令香团队使用2007—2020年中欧设备制造业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欧在设备制造业产品贸易中存在明显的相互依赖。^③

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发布了《欧洲新工业战略》,并于2021年5月再次更新。在这份文件中,欧盟认为,其评估的5200种进口产品中有137种属于高度对外依赖,其中大概一半(按进口贸易额计算)来自中国。^④ 随后,这一研究结果被广泛作为欧盟对华经济过度依赖的证据。^⑤ 该文件提出,通过加强欧洲单一市场的韧性及战略自主,寻求解决欧盟在关键战略领域内的对外依赖问题。

对比上述研究,曾林于2020年发表的研究较为全面,包括了投资、供应链、企业收入等数据,并指出中国对欧投资的比重较低,而真正的战略性依赖体现在供应链上。^⑥ 他将欧盟对华战略依赖定义为:欧盟是一种商品的净进口国并且该商品的进口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同时中国控制着该商品全球市场的三成以上。此外,曾林将关键性依赖界定为:对某一产品来源的局限性会扰乱一国的经济,或使其变得脆弱。基于此,通过对2019年欧盟进口的5600多种产品进行分析,他发现,有659种产品对中国有战略性依赖,其中关键性依赖产品数量有103种,但这种依赖仍然是有限的。^⑦ 在此基础

① Oscar Guinea and Vanika Sharma, “Should the EU Pursue a Strategic Ginseng Policy? Trade Dependency in the Brave New World of Geopolitics,” *ECIPE Policy Brief*, No.5, April 2022, pp.1–29.

② Agatha Kratz et al., “The Chosen Few: A Fresh Look at European FDI in China,” *Rhodium Group*, 14 September 2022, <https://rhg.com/research/the-chosen-few/?utm>.

③ Lingxiang Jian et al., “Research on China-EU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Trade Dependence in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View”, *PLoS One*, Vol.17, No.11, 2022.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A New Industrial Strategy for Europe,” COM (2020) 102 final, 10 March 2020, https://knowledge4policy.ec.europa.eu/publication/communication-com2020102-new-industrial-strategy-europe_en; European Commission, “Strategic Dependencies and Capacities Accompanying th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Updating the 2020 New 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Stronger Single Market for Europe’s Recovery,” *Staff Working Document*, 21 May, 2021,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8f76a6dd-ae95-11eb-9767-01aa75ed71a1/language-en/format-PDF/source-213710188>.

⑤ Eric Maurice, “Strategic Dependencies, a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Robert Schuman Foundation Policy Paper, *European Issues*, No.630, 26 April 2022; Xuechen Chen and Xinchuchu Gao, “Analysing the EU’s Collective Securitization Moves towards China,” *Asia Europe Journal*, No.20, 2022, pp.195–216;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U Unveils Strategy to Reduce Dependency on China,” *The Economist*, 18 May 2021, <https://countr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1651020948>.

⑥ Max Zenglein, “Mapping and Recalibrating Europ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th China,” *MERICs China Monitor Report*, 18 November 2020, <https://docslib.org/doc/10096594/mapping-and-recalibrating-europes-economic-interdependence-with-china>.

⑦ *Ibid.*, pp.6–7.

上,该研究通过比较 25 家欧盟上市企业 2016 年及 2019 年的收入,指出欧盟内部市场及美国才是欧盟企业的重要收入来源。^①与上述其他研究不同的是,这项研究关注欧盟数据的同时也分析了中国对欧盟的经济依赖,强调中欧经济依赖的相互性,指出欧盟错误地将自身对华的经济依赖理解为单向过度依赖,使欧盟国家及企业在对华合作问题上出现自我审查及自我约束的心态。^②

寇蔻 2022 年的研究亦包括了贸易及价值链两个角度。^③他分析了 2013—2019 年中欧贸易额、双边贸易结构,以及 2005—2015 年中欧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和中欧贸易中的进出口增加值,发现 2013 年数据中呈现出的中方对欧较高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到 2019 年已转为相对对称的中欧相互依赖,其原因是中国内部市场对中国出口增加值贡献的提升。寇蔻和曾林的研究的共同点是研究视角更为多元且更关注相关数据的历史变化趋势,后者还从供应链的角度提出了欧盟对华战略依赖的定义。不过这两项研究采用的数据都止于 2019 年,而且对投资的讨论相对有限。

在中欧投资关系问题上,学界并未在中国对欧投资实际经济效益方面达成共识,相关的实证分析也不多。韩其洛和荣大聂(Thilo Hanemann and Daniel Rosen)指出,自 2009 年开始明显增多的中国对欧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是由商业利益驱动,中国的直接投资能带来与其他直接投资相同的经济效益,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推高资产价格、提供消费者福利等。^④尼古拉斯(Francoise Nicolas)使用 2001 年至 2012 年中资在欧盟国家的企业并购案例、2004 年至 2010 年中国对欧盟不同成员国的投资存量来反驳那些认为中国对欧投资是威胁的论述。^⑤他同意韩其洛和荣大聂的观点,即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一样,是由扩大市场、寻求战略资产这些商业因素驱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认为,中国的投资并未对欧洲的就业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其对不同欧盟成员国和不同行业的产业结构影响亦不相同。^⑥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之所以难以在中欧经贸依赖问题上达成一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部分研究只选取了某一年或两年的数据,并且局限于从贸易、投资或供应链等维度选取某个单一视角进行分析,但事实上,依靠单一视角的分析难以准确反映越来越

① Max Zenglein, "Mapping and Recalibrating Europ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th China," p.8.

② Ibid., pp.12-13.

③ 寇蔻:《中欧经贸依赖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载《欧洲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85-108 页。

④ Thilo Hanemann and Daniel Rosen, "China Invests in Europe-Patterns, Impa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Rhodium Group, June 2012, https://rhg.com/wp-content/uploads/2012/06/RHG_ChinaInvestsInEurope_June2012_ExecutiveSummary.pdf.

⑤ Francoise Nicolas,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Challenges and Policy Responses,"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7, No.1, 2014, pp.103-125.

⑥ Ibid., pp.113-114.

越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①与此同时,梳理既有研究文献的另一个发现是,无论是否承认欧盟对中国有过度依赖,不少欧美学者都把对华依赖视为损害欧方韧性和战略自主的负面因素,直接将对华依赖等同为“脆弱”,^②并由此反思欧盟原来一直推崇的市场开放及自由竞争。^③

为了进一步提升该领域研究的客观性、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首先,本文拟将研究的时间跨度扩展到2001—2022年,分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欧贸易及投资对欧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将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的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其次,加入投资的视角;最后,将针对依赖度与其他经济指标的关系加入回归分析,并将研究视角下沉至成员国层面,以弥补现有研究中欧盟对华依赖实际影响的实证研究的不足,以期更为全面地评估经济合作对现在及未来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

三 中欧贸易的现状与典型特征

自1975年建交以来,尽管由于发展阶段、制度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差异,中欧关系呈现出非对称性和复杂性,但巨大的经济纽带以及共同合作的意愿,一直驱动着中欧伙伴关系的发展。^④中欧不断增强的经济关系被视为双方关系的稳定器、压舱石,其中双边贸易和投资数据是用来衡量经济伙伴之间关系的最重要指标。欧盟从2004年到2019年间连续1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而中国自2003年起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并在此后一度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双边贸易从1978年总额不足64亿美元,^⑤上升至2022年平均每天贸易额超20亿欧元。^⑥

① 寇蔻:《中欧经贸依赖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第85-108页。

② Hans Kundnani, “How Economic Dependence Could Undermine Europe’s Foreign Policy Coherence,” 2016, p.5; Francois Godement, “Europe’s Pushback on Chin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5 June 20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6/05/europe-s-pushback-on-china-pub-82869>;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Dependence in Europ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eighing Perceptions and Reality,” 2022; Maurice, “Strategic Dependencies, a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2022; Julia Ringhof and Jose Torreblanca, “The Geopolitics of Technology: How the EU Can Become A Global Player,” *ECFR Policy Brief*, May 2022.

③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 — For a European Union that Protects Its Citizens, Values and Interests and Contribute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No.7371, 21 March 2022, p.5;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Council and the Council, June 2023, p.3.

④ 周弘、金玲:《中欧关系70年:多领域伙伴关系的发展》,载《欧洲研究》,2019年第5期,第1-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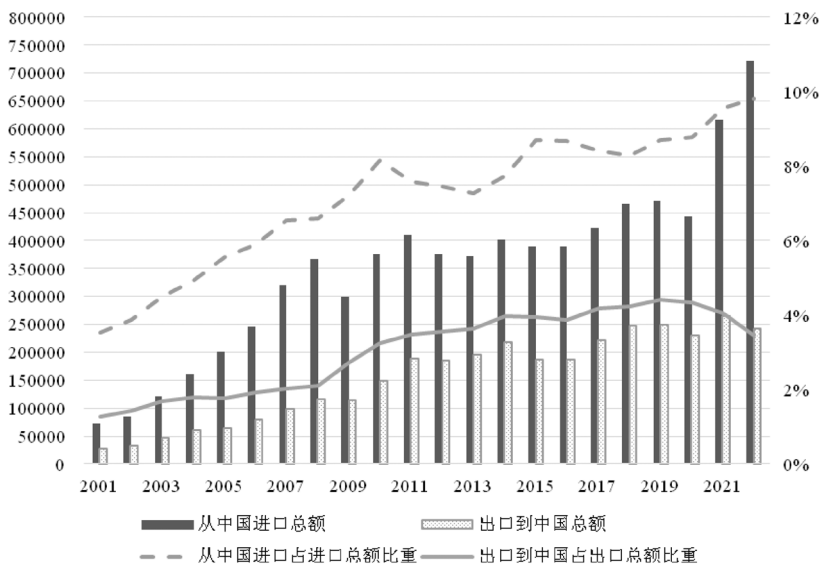
⑤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全面发展的中国—欧洲经贸关系》,2008年12月21日, <http://bgt.mofcom.gov.cn/article/c/d/200812/20081205964888.shtml>。

⑥ 驻欧盟使团经济商务处:《2022年欧中贸易增长22.8%》,2023年2月17日, <http://eu.mofcom.gov.cn/article/zxhz/tzwl/202302/20230203391446.shtml>。

(一) 中欧双边贸易的典型特征

如果对 2001—2022 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见图 1),可以发现欧盟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总额以及出口到中国的货物总额均经历了 2001—2008 年间的飞速增长以及 2009 年之后的温和波动上升。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一度降低了中欧间的进出口,但在 2021 年及 2022 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大幅增加。

图 1 2001—2022 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百万美元)与占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s://unctad.org/statistics>。

从占比看,欧盟从中国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出口到中国占其出口总额比重均持续上升,欧债危机期间增速有所减弱。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和英国脱欧后,欧盟对中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比重开始下降。换言之,中国作为欧盟进口来源地的重要性持续上升的同时,作为出口市场的重要性自 2020 年来却在下降。并且,欧盟整体上对中国的货物进口要显著高于其对中国的出口水平。因此,欧盟对华贸易长期逆差令欧方担忧,成为中欧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已有不少研究发现,中欧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主要包括外资企业(包括欧盟企业)在中国设立生产线以及汇率等因素。^①

^① 陈仲常、余翔:《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研究》,载《国际贸易问题》,2005 年第 10 期,第 43-48 页;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研究课题组:《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研究》,载《宏观经济研究》,2006 年第 12 期,第 14-20 页;刘楠、胡小娟:《1999~2007 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实证分析》,载《国际经贸探索》,2008 年第 10 期,第 18-22 页。

从欧盟与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来看,欧盟对中国商品和中国市场的依赖均有所增强,为了更好地展现欧盟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本文通过式(1)和(2)的对外贸易依赖度 $tradedep_{it}$ 和对中国贸易依赖度 $tradechdep_{it}$ 指标进行具体评估。“贸易依赖度=双边贸易总额/本国GDP”这一计算方法在国际贸易研究中已被广泛应用。^① 不过,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定义贸易依赖度到多少数值为依赖度高,而是普遍将其作为时间上或不同市场间的对比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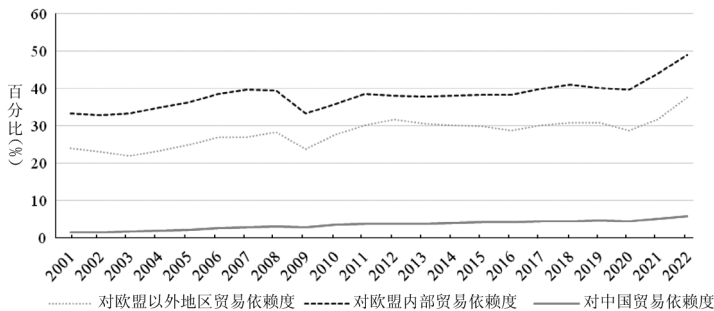
$$tradedep_{it} = \frac{import_{it} + export_{it}}{GDP_{it}} \quad (1)$$

$$tradechdep_{it} = \frac{chimport_{it} + chexport_{it}}{GDP_{it}} \quad (2)$$

其中, $import_{it}$ 、 $export_{it}$ 、 $chimport_{it}$ 、 $chexport_{it}$ 分别表示 i 国家或地区在 t 年的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从中国进口总额和出口到中国总额, GDP_{it} 表示 i 国家或地区在 t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从图2可以看出,欧盟对外依赖度^②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在202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20%—30%,只有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明显的下跌,而在2020年新冠疫情后显著提高至2022年的37.5%。同时欧盟的对华贸易依赖度亦逐渐提高,自2001年的1.4%升至2022年的5.8%。这说明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即使在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之后依赖程度仍然持续增长。事实上,欧盟最依赖的一直都是其内部市场,并且占比一直比其对欧盟以外地区的贸易依赖度高出10%左右。

图2 2001—2022年欧盟对其内外贸易依赖度、对中国贸易依赖度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后绘制, <https://unctad.org/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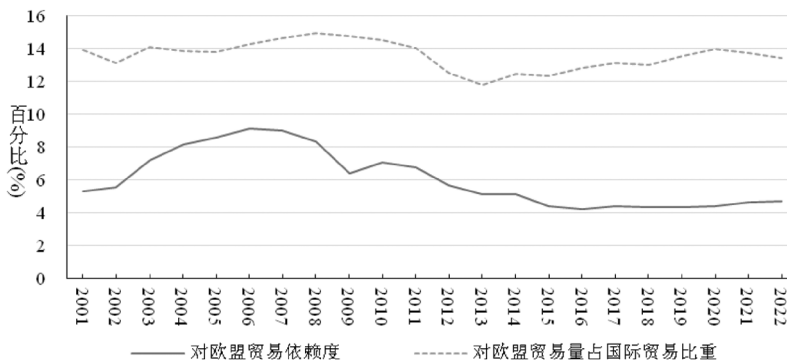
^① 参见寇蔻:《中欧经贸依赖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第85—108页;李孝天:《经济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冲突:成因、启示与前景》,载《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5期,第109—135页。

^② 这里的欧盟对外依赖度包括中国在内,即欧盟对除欧盟以外的所有国家的依赖度。

在 2001 年欧盟的对外依赖度为 23.9% 时, 其对华贸易依赖度是 1.4%, 即占整体欧盟以外市场的二十分之一左右, 并且这个占比一直在增长, 至 2022 年欧盟的对外依赖度为 37.5% 时, 其对华贸易依赖度是 5.8%, 已经占整体欧盟以外市场的约六分之一, 持续上升的趋势亦逐渐引起欧方的担忧。结合双边的数据来看, 更能理解欧方的顾虑。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度(见图 3)由 2001 年的 5.3% 升至 2006 年最高点的 9.1%, 随后逐渐下降。2008 年金融风暴加速了中国对欧盟贸易依赖度的下降, 但到 2015 年以后相关数据的波动已经不大, 最低点是 2016 年的 4.2%, 然后平稳回升至 2022 年的 4.7%。寇蔻分析 2013 年至 2019 年的中欧贸易数据后指出, 中国对欧盟的依赖度降低的同时, 欧盟对华依赖度仍然在上升。^① 基于本研究覆盖更长时段的观察,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 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度长期高于欧盟对华的贸易依赖度, 其转折点出现在 2017 年, 双方的依赖度达到相同程度(均为 4.4%), 2018—2020 年中欧相互的依赖度仍然接近, 从 2021 年开始欧盟对华的贸易依赖度高于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度, 但总体占比仍然未超过 6%。再者, 中国对欧盟贸易占其总国际贸易比重一直维持在 12%—14%, 中欧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并非单边依赖而是相互依赖。

过去 20 年来, 中欧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 双方经贸往来也不断增强, 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相互依赖才是中欧贸易关系的基本特征, 这与上述寇蔻、蹇令香团队以及曾林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也与本研究的发现相符。基于这一背景, 中欧之间任何一方如果将经贸依赖武器化, 亦会损害到其自身经济, 欧盟对华“去风险”(de-risk)显然需要付出代价。

图 3 2001—2022 年中国对欧盟贸易依赖度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后绘制, <https://unctad.org/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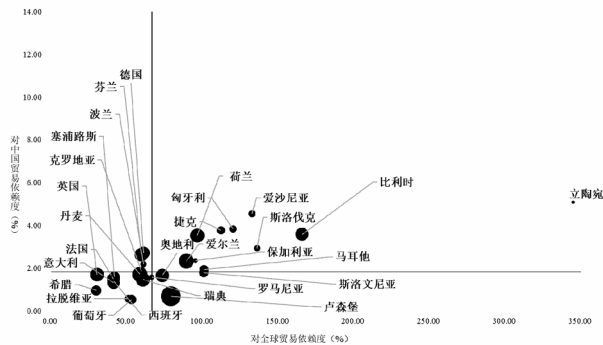
^① 寇蔻:《中欧经贸依赖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第 90 页。

(二) 欧盟成员国^①的对外贸易及对华贸易比较

本部分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的中国与欧盟 27 个成员国以及 2020 年脱欧后的英国的双边货物贸易数据,根据式(1)和式(2)的计算方法分别测算出欧盟各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②和对中国贸易依赖度。

由以上数据可知,全球金融风暴及其诱发的欧债危机以及 2020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对欧盟各国的贸易总量和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直接对比各国的贸易依赖度绝对值可能导致误判。因此,为了更加直观地呈现欧洲 28 国在两次危机前后对外贸依赖度和对中国贸易依赖度的变化及国别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将各国 2001—2009 年、2010—2019 年和 2020—2022 年贸易依赖度取均值,并将 28 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和对中国贸易依赖度的中位数^③分别作为横轴和纵轴,绘制如图 4 所示的 2001—2009 年(图 a)、2010—2019 年(图 b)、2020—2022 年(图 c) 欧盟 27 国和英国对外贸易及其与中国贸易分组示意图。其中,定义大于中位数的国家为相对高的依赖度,而低于中位数的国家为相对低的依赖度。散点图大小用以衡量各国在相应时间段内的人均 GDP 均值,点的面积越大表示该国的人均 GDP 均值越高,并根据图 4 的分组示意图,将贸易依赖度相对高低的的不同阶段对比总结在表 1 中。

图 4 2001—2022 年欧盟 27 国和英国对外贸易及其与中国贸易分组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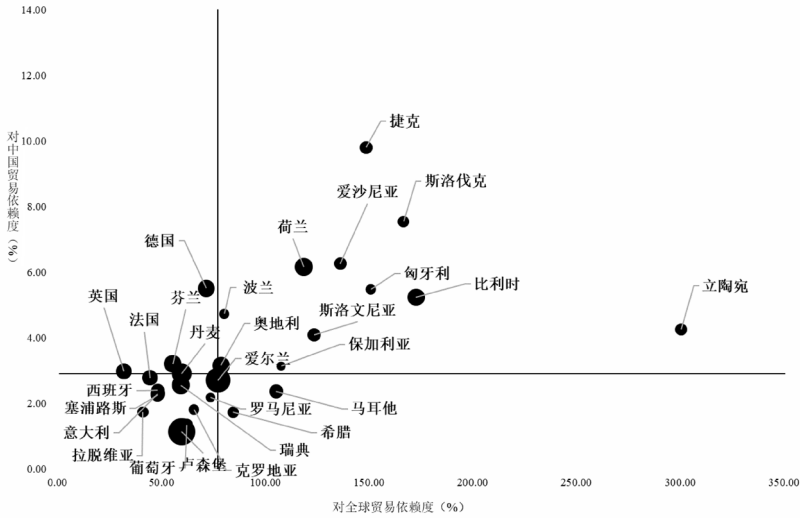


(a) 2001—2009 年期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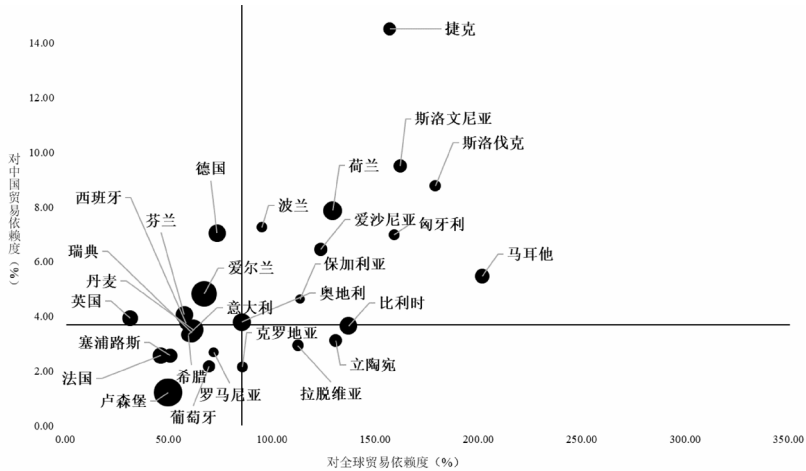
① 本研究的分析包括 2001—2022 年的数据,这期间英国大部分时间仍然是欧盟成员国,因此,除另有说明,文中的“欧盟 28 个成员国”“欧盟成员国”“欧盟国家”都包括英国。

② 此处欧盟成员国对外贸易依赖度计算过程中选取的是成员国对外贸易额,包含其对本国以外所有国家的贸易额总量,也包括跟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贸易。

③ 由于对一国贸易依赖度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界定其高低,因此,本文根据中位数将欧盟成员国分为相对高依赖度和相对低依赖度两组,主要是为了便于进行时间上和国别间的对比。此处的高依赖度和低依赖度都是相对而言,尤其是欧盟国家整体上都具有较高的开放水平,因而低依赖度分组中的国家并不一定代表其对国际贸易或对华贸易的依赖低。



(b) 2010—2019 年期间



(c) 2020—2022 年期间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后绘制, <https://unctad.org/statistics>。

全球金融风暴及欧债危机后欧盟国家(包括英国)对外贸易及对华贸易依赖度的中位数都有所上升,于2020年后又进一步上升,和图2的结果吻合,反映出欧盟更高的贸易开放度。从分布来看,28国的散点越来越分散,即不同成员国的对外贸易及对华贸易的差异化越来越大,尤其表现在对华依赖度上,这种异质性发展趋势令欧盟成员国之间更难形成对外及对华的统一政策。

进一步比较各国的情况发现,在欧债危机及新冠疫情暴发前后,28 国中仅有德国和芬兰两个国家持续呈现对外贸易依赖度相对较低,而对中国贸易依赖度相对较高,没有一国一直处于对外贸易依赖度相对较高而对华依赖度相对较低这种情况。

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荷兰、斯洛伐克这六国则同时保持较高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和对中国贸易依赖度。与之相对,塞浦路斯、丹麦、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七国同时保持较低的对外和对华贸易依赖度。总体而言,本部分对外贸易依赖度及对华贸易依赖度二维分类所包括的 28 个国家中有 15 国的基本情况自 2001 年到 2022 年维持不变。

2010 年前对外贸易依赖度相对较低,而对中国贸易依赖度相对较高的波兰和克罗地亚,则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转移。波兰在对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同时提升了其对外的贸易依赖度至高于欧盟成员间的中位数,进入“双高”组。克罗地亚对外及对华贸易依赖度虽均有小幅提高,但比其他成员国的升幅小,因而于 2010—2019 年间成为“双低”,2020 年后进一步增加了对外贸易依赖度再转到对外“高”而对华“低”组。

2010 年前对外贸易依赖度相对较高,而对中国贸易依赖度相对较低的奥地利、卢森堡、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也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转移。奥地利及斯洛文尼亚的对华贸易依赖度都明显上涨,成为“双高”。卢森堡及罗马尼亚分别因对外贸易依赖度逐渐下降或未增加而成为“双低”。四国的情况在 2020 年疫情后并未改变。

原来在“双低”组的英国在 2010—2019 年的对华贸易依赖度明显上升,成为对中国贸易依赖度相对较高的国家。2020 年正式脱欧的英国在 2020—2022 年仍保持上述情况。

希腊、拉脱维亚 2001—2009 年处于“双低”组。拉脱维亚在 2001—2019 年一直维持这一状态,但新冠疫情暴发后,拉脱维亚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大幅升高,转到对外“高”而对华“低”组。希腊在 2010—2019 年的对外贸易依赖度超过成员国中位数而暂时进入对外“高”而对华“低”组,2020 年后又再次回到“双低”组。

比利时和立陶宛在 2001—2019 年一直维持“双高”,疫情暴发后,两国对外贸易依赖度及对华贸易依赖度都明显下降,但由于原来的对外贸易依赖度远高于其他成员国,所以转到了对外“高”而对华“低”组。爱尔兰与马耳他一样在 2010—2019 年从“双高”转到对外“高”而对华“低”的状况,马耳他在 2020 年后又回到“双高”,爱尔兰则转到对华贸易依赖度高而对外贸易依赖度低的组别,可能是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

表 1 2001—2022 年欧盟 27 国和英国对外贸易及其与中国贸易的依赖度

2001—2009 年	对外贸易依赖度		2010—2019 年	对外贸易依赖度		2020—2022 年	对外贸易依赖度	
	相对低	相对高		相对低	相对高		相对低	相对高
相对高	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爱尔兰、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斯洛伐克	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马耳他、荷兰、斯洛伐克	相对高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荷兰、波兰、斯洛文尼亚	相对高	相对高	芬兰、德国、爱尔兰、英国	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马耳他、荷兰、斯洛伐克
对中国贸易依赖度	克罗地亚、芬兰、德国、波兰	塞浦路斯、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拉脱维亚、葡萄牙、西班牙、英国	对中国贸易依赖度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丹麦、法国、意大利、拉脱维亚、卢森堡、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	相对低	相对低	塞浦路斯、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	克罗地亚、比利时、拉脱维亚、立陶宛

注：表由作者自制。

以上结果符合常规欧盟成员国的分类:东西欧差异表现为中东欧国家经济比西欧国家更依赖包括中国在内的对外贸易。值得关注的是,2004 年欧盟东扩后加入的大部分新成员国对外贸易依赖主要是对欧盟内部市场的依赖。除此之外,南北欧之间亦有明显的差异,对华贸易依赖度高于中位数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靠北的成员国。

本部分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及对华贸易依赖度二维分布图,与欧盟成员国的实际地理位置相似,展现了欧盟经济的地缘性。西南方的多个欧盟国家经济上对外贸的依赖度最低,东北方的欧盟国家对外及对华贸易依赖度较高,次区域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一直处于对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位置,身处欧盟中位的奥地利在图 4 中亦位于横轴和纵轴的相交点附近。

四 中欧双边投资的现状与典型特征

在投资方面,欧盟不仅长期是中国前五大主要外资来源地之一,而且是中国主要的对外投资目的地。本部分将对中欧双边投资的现状与典型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双边投资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在此基础上,本文计算了欧盟投资依赖水平、中欧双边投资依赖水平等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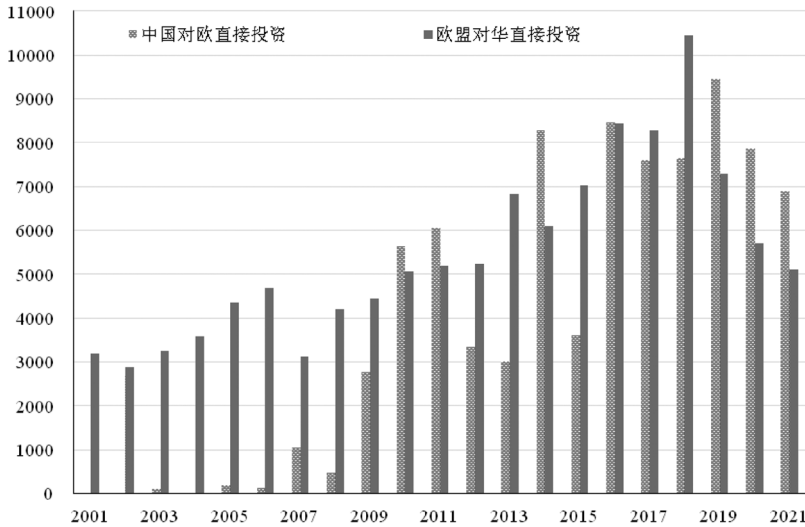
如图 5 所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在 2001—2018 年间保持总体上波动增长的趋势,仅在 2007 年投资下降相对较为明显,2018 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并持续下降,直至 2021 年回落到欧债危机时期的水平。

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数额显著增长,由 2008 年的不足 5 亿美元上升至 2011 年的 60.5 亿美元,不过在欧债危机后期又有明显回落,经历 2014 年及 2015 年的大幅波动后,在 2016—2019 年维持史上最高水平,2019 年之后,受国际政治环境、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10 年首次出现中国对欧投资额超越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额的情况,逆转之前,中国仅是欧方投资的净接受方。中国直接投资能力的不断提升,使中欧投资关系变得比全球金融危机前更加平衡。

从占比看(见图 12),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一直处于 1%—3%,并且在 2018 年达到峰值。中国直接投资占欧盟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虽然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有明显提升,并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直至 2021 年,占比最高仅有 5.0%。

图5 2001—2021年中欧双边投资总额(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http://data.mofcom.gov.cn/>)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库(<https://unctad.org/statistics>)。①

为了更好地呈现中欧双边投资的依赖程度,本文通过式(3)和式(4)的欧盟投资依赖水平 $investdep_{it}$ 和对中欧双边投资依赖水平 $investchdep_{it}$ 指标来说明欧盟对外及对华投资依赖水平的变化。

$$investdep_{it} = \frac{fdi_{it} + ofdi_{it}}{GDP_{it}} \quad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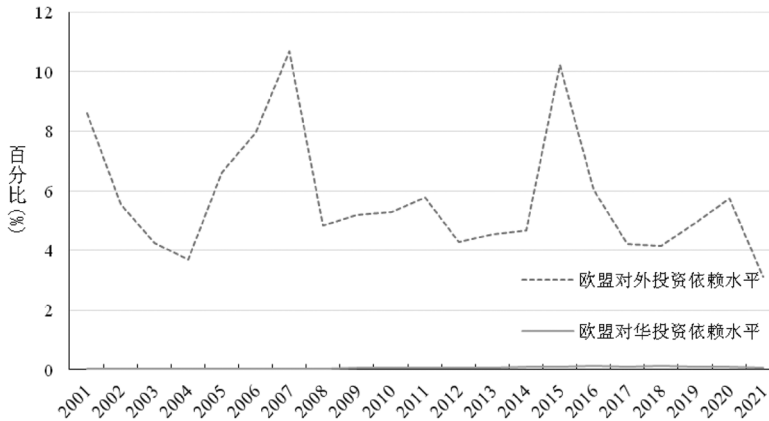
$$investchdep_{it} = \frac{chfdi_{it} + chofdi_{it}}{GDP_{it}} \quad (4)$$

其中, fdi_{it} 、 $ofdi_{it}$ 、 $chfdi_{it}$ 、 $chofdi_{it}$ 分别表示 i 国家或地区在 t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直接投资和对华直接投资数额, GDP_{it} 表示 i 国家或地区在 t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图6展现了2001—2021年欧盟对外及对华投资依赖度的变化趋势。欧盟对外依赖度波动剧烈,2015年之后呈明显下降趋势。相反,欧盟对华投资依赖度尽管一直处于较低位置,但自2009年起上升趋势较为明显,从2008年的0.04%提升至2019年的0.1%。

① 这两个数据来源都缺少2001—2002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的数据,由于相融性问题而没有加插其他来源数据。

图6 2001—2021年欧盟对外投资依赖水平及欧盟对华投资依赖水平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后绘制, <https://unctad.org/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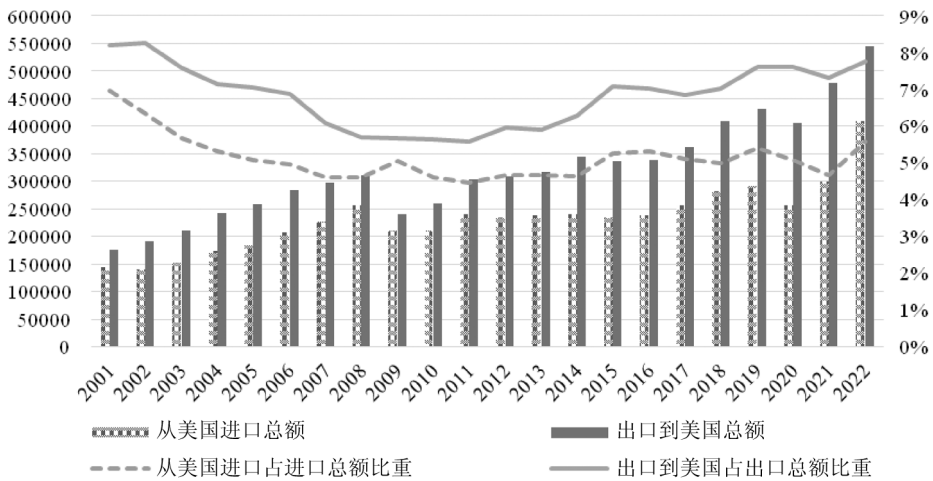
欧盟对华投资依赖度仍然与其总体对外依赖度相去甚远。作为投资伙伴,中国对欧盟的重要性远不如美国、瑞士、加拿大等欧盟传统投资伙伴国。以下部分将探讨欧盟对其长期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贸易依赖情况,作为进一步评估欧盟对中国依赖度的参考。

五 美欧经贸现状及其与中欧经贸的对比分析

作为图1及图2的对照,图7展示了2001—2022年美国与欧盟货物贸易变化的趋势。欧盟从美国进口的货物总额以及出口到美国的货物总额均经历了温和波动上升过程,其中只有2008—2009年和2020年在金融风暴与新冠疫情影响下出现明显下跌。与中欧之间长期的贸易逆差相反,欧盟在美欧货物贸易上一直是顺差,纵使服务贸易出现逆差,但总额并未超过货物贸易的顺差,^①因而欧盟没有产生对美经济合作的“安全顾虑”。

^①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官网,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united-states_en。

图7 2001—2022年美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百万美元)与占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s://unctad.org/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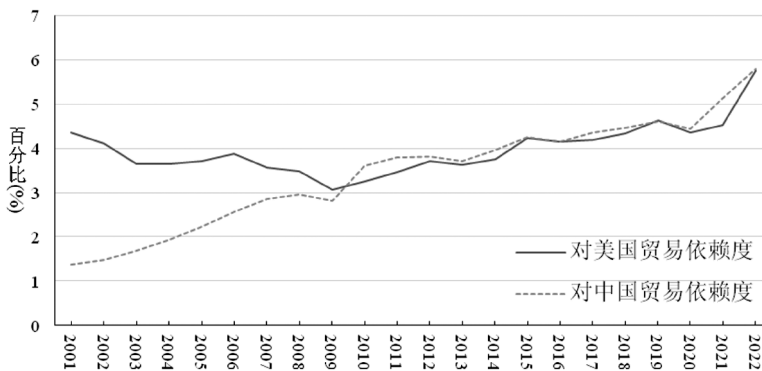
从占比看,欧盟从美国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出口到美国占其出口总额比重在2001—2008年间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从美国进口所占比重在2009年反弹后,至2022年一直稳定在4%—6%。出口到美国占其出口总额比重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自欧债危机后期到2022年升至7.7%。对于欧盟的货物出口,美国作为目的地的重要性也比中国高。而对于欧盟的进口,中国作为来源地的重要性则比美国大。另外,美国亦是欧盟第一大服务贸易伙伴以及最大的投资伙伴,美欧的服务贸易量是中欧的五倍以上。^① 换言之,欧盟经济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有本质上的不同。

从欧盟与美国的货物贸易总额及占比来看,欧盟对美国商品的依赖程度较为稳定,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有所增强,为了更好地展示欧盟对美贸易的依赖程度,本文通过式(5)对美国贸易依赖度 $tradeusdep_{it}$ 指标进行具体的分析。其中, $usimport_{it}$ 、 $usexport_{it}$ 分别表示 i 国家或地区在 t 年从美国进口总额和出口到美国总额, GDP_{it} 表示 i 国家或地区在 t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tradeusdep_{it} = \frac{usimport_{it} + usexport_{it}}{GDP_{it}} \quad (5)$$

^① 根据欧盟委员会官网发布的欧盟2019—2021年对外贸易数据,美欧在2019年、2020年、2021年的服务贸易总额分别是4367亿欧元、4482亿欧元、5635亿欧元;中欧在2019年、2020年、2021年的服务贸易总额分别是866亿欧元、793亿欧元、977亿欧元。数据来源: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united-states_en;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china_en。

图8 2001—2022年欧盟对中美两国贸易依赖度的变化趋势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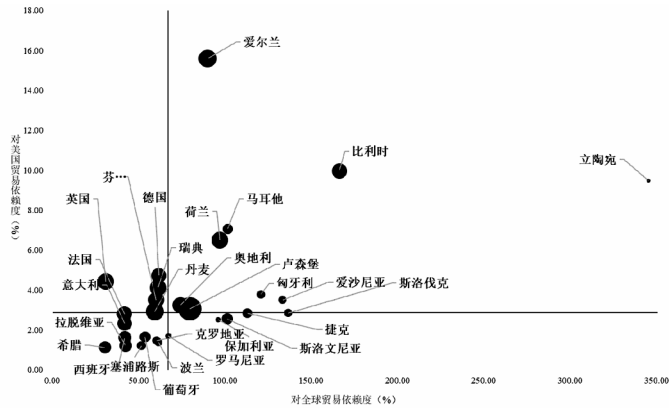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后绘制, <https://unctad.org/statistics>。

图8对比了2001—2022年欧盟对中国贸易依赖度及其对美国贸易依赖度的变化趋势,由此可见,欧盟对华贸易依赖度自2001年起一直保持显著的上升趋势,而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则经历了2001—2009年的轻微逐步下降和2010年之后的缓慢回升趋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2012年以来,欧盟对中美两国贸易的依赖程度一直很接近,至2022年都增加至5.7%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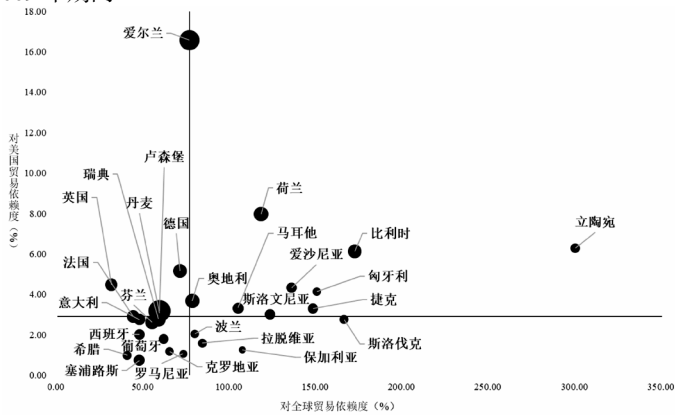
本文还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的美国与欧盟27个成员国加上英国的双边货物贸易数据,根据式(5)的计算方法分别测算出各国对美贸易依赖度。作为上述欧盟国家和中国贸易往来的对照,本部分同样将各国2001—2009年、2010—2019年和2020—2022年贸易依赖度取均值,并将28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和对美国贸易依赖度的中位数分别作为横轴和纵轴,绘制如图9所示的欧盟成员国对外贸易及其与美国贸易分组示意图。

与中欧的情况相比,美欧间的贸易关系较为稳定,28国的散点分布距离在2001—2022年间增加较小,纵、横两轴的增长也不如图4。2001—2009年,28国中有5个国家仅对美国有相对较高的贸易依赖度,其中丹麦、德国和英国在欧债危机和新冠疫情后仍保持这种状况,芬兰和瑞典对美贸易依赖度则自2010年后降至相对较低的组别。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荷兰同时保持着较高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和对美国贸易依赖度。塞浦路斯、法国、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2001—2022年的对外及对美贸易依赖度均较低。一直存在对外贸易依赖度较高和对美依赖度较低情况的只有保加利亚一国,共有15个成员国的分组一直保持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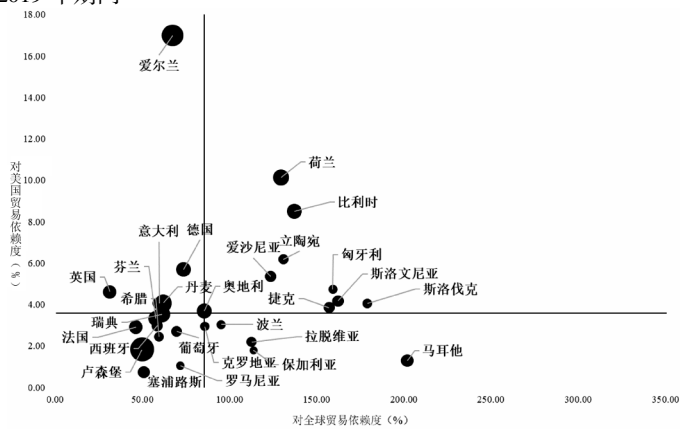
图9 2001—2022年分阶段欧盟27国和英国对外贸易及其与美国贸易分组示意图



(a) 2001—2009年期间



(b) 2010—2019年期间



(c) 2020—2022年期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后绘制, <https://unctad.org/statistics>。

表 2 2001—2022 年欧盟 27 国和英国对外贸易及其对美国贸易依赖度

2001—2009 年		2010—2019 年		2020—2022 年		对外贸易依赖度	
相对低	相对高	相对低	相对高	相对低	相对高	相对低	相对高
相对高	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匈牙利、爱尔兰、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	相对高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爱尔兰、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斯洛文尼亚	相对高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斯洛文尼亚	相对低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荷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对 中 国 贸 易 依 赖 度	丹麦、芬兰、德国、瑞典、英国	对 中 国 贸 易 依 赖 度	丹麦、德国、卢森堡、英国	对 中 国 贸 易 依 赖 度	丹麦、德国、意大利、爱尔兰、英国	对 中 国 贸 易 依 赖 度	丹麦、德国、意大利、爱尔兰、英国
相对低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希腊、拉脱维亚、波兰、葡萄牙、西班牙	相对低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	相对低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	相对低	塞浦路斯、芬兰、波兰、法国、希腊、葡萄牙、卢森堡、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
相对高	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相对高	保加利亚、拉脱维亚、波兰、斯洛伐克	相对低	保加利亚、拉脱维亚、波兰、斯洛伐克	相对低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拉脱维亚、马耳他、波兰

注：表由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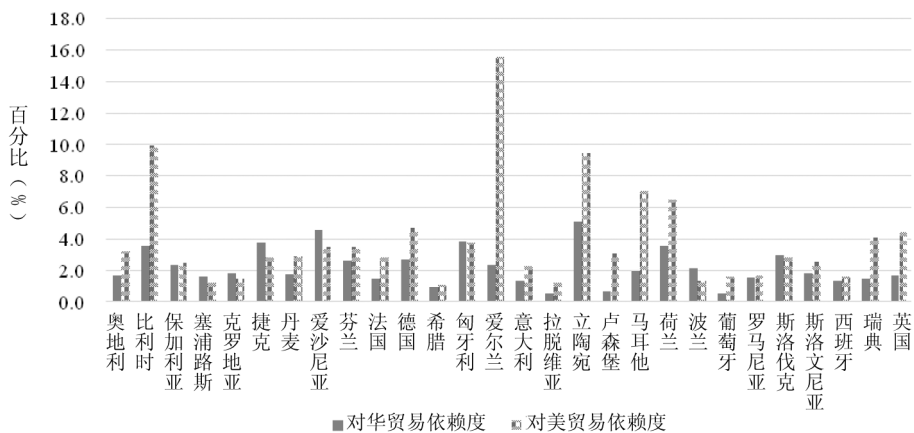
变化最大的是卢森堡,其对外贸易依赖度持续降低,由欧债危机爆发前的相对较高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和相对较高的对美贸易依赖度,转变为对外“低”而对美“高”,在2020年后对美贸易依赖度亦下降而成为“双低”组。

原来在“双低”组的拉脱维亚和波兰则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增加了对外贸易依赖度,转至对外“高”而对美“低”组。原来同在“双低”组的克罗地亚则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才转到对外“高”而对美“低”组。意大利于2001—2019年一直属于“双低”,直至疫情暴发后提高了对美贸易依赖度,才转入对外“低”而对美“高”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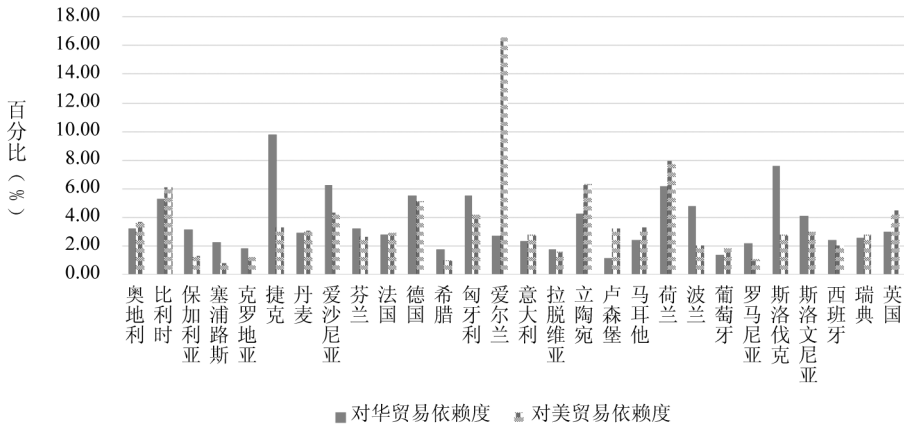
爱尔兰和马耳他在疫情暴发前对外及对美贸易依赖度均显著较高,而且在英国脱欧及疫情双重影响下,爱尔兰转为对外“低”而对美“高”;马耳他恰好相反,转为对外“高”而对美“低”。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原来在对外“高”而对美“低”组,捷克和斯洛文尼亚在2010年后转入“双高”组,斯洛伐克则从2020年后转入。相反,原来同在对外“高”而对美“低”组的罗马尼亚,在2010年后转入“双低”组。

如图10所示,2001—2022年间,比利时、丹麦、法国、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荷兰、葡萄牙、瑞典、英国11个欧洲国家对美国贸易依赖度均要高于对中国贸易依赖度。而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6国对中国贸易依赖度均要高于对美国贸易依赖度,它们都是东扩后入盟的“新欧洲”成员,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均在此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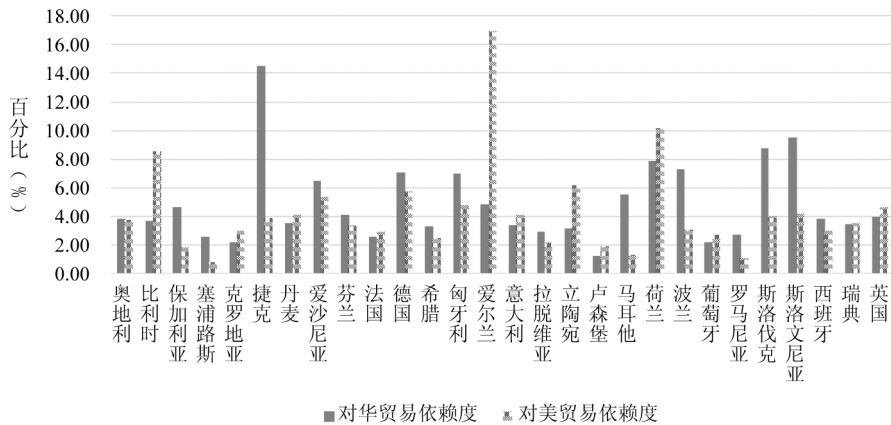
图10 2001—2022年欧盟27国和英国对华、对美贸易依赖度的对比



(a) 2001—2009年期间



(b) 2010—2019 年期间



(c) 2020—2022 年期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后绘制, <https://unctad.org/statistics>。

保加利亚、芬兰、德国、希腊、拉脱维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这 8 个成员国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均较高,但在欧债危机之后,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显著提高,并超过了其对美贸易依赖度。奥地利及马耳他两国则一直持续对美更高的依赖度至 2020 年疫情前,在 2020—2022 年间,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才超过对美依赖。与其相反,克罗地亚在 2001—2019 年持续对中国有更高的依赖度,在 2020 年后转为更依赖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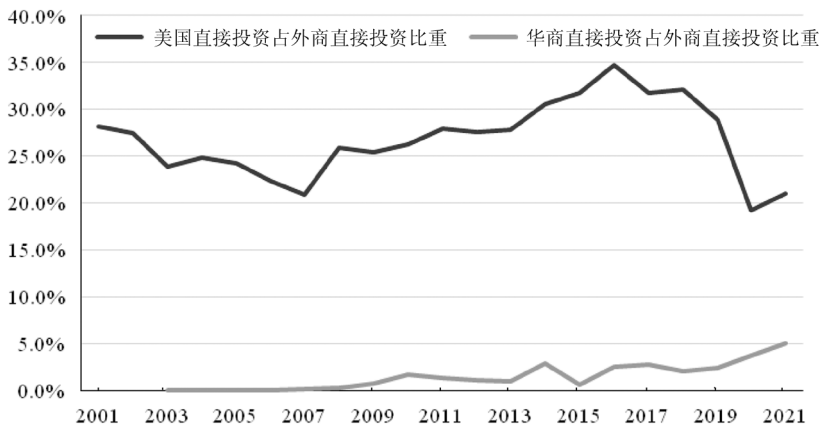
2010—2019 年间,即欧债危机与新冠疫情暴发之间,欧盟 28 个成员国中有 15 个对华贸易依赖度大于对美贸易依赖度,2020 年后升至 16 国,其中大部分都是经济发

展中的“新欧洲”国家。除了芬兰、德国、西班牙外,大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老欧洲”国家的对美依赖程度则仍然高于对华。

由于多数“新欧洲”国家自身经济实力较弱,加上自身的经济体量小,按照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解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些小国的贸易依赖度更高。《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十周年总报告》的分析指出,中国生产的机电产品、家具、玩具、贱金属及贱金属制品和纺织品等价廉物美,被中东欧国家大量进口。^① 这些机电产品、贱金属等作为中间品进口后被用于其他产品生产,并服务于这些国家的出口。

在投资方面,中欧与美欧的投资关系具有显著差异,如图 11 及图 12 所示,相较于中美两国的对欧直接投资以及欧盟对中美两国的直接投资,美欧间的投资往来一直远超中欧之间。从两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看,虽然 2016 年以来美国对欧直接投资占比在下降,同时中国的占比在上升,但中间的差距仍相去甚远。就欧盟投资目的地而言,欧盟对美直接投资在欧债危机期间的比重依然维持在 16%—18%,2015 年之后直至 2019 年在 20%左右波动,虽然受疫情及英国脱欧等影响,该数据在 2020 年、2021 年有所回落,但相比对中国不足 5%的直接投资占比,依然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从投资数据看,欧盟对华的投资依赖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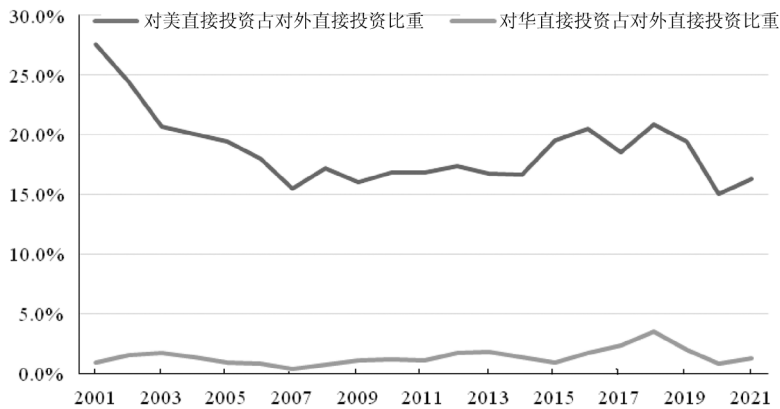
图 11 2001—2021 年美国与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占比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 (<http://data.mofcom.gov.cn/>)、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s://unctad.org/statistics>)、美国经济分析局 (<https://www.bea.gov/data>)。

^① 数字中东欧经贸促进中心:《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十周年总报告》, <http://www.e-ceec.org.cn/oss/show? id=bbcb5e9-61f1-48cc-a9a2-75279dd3d02d>。

图 12 2001—2021 年欧盟对美与对华直接投资占比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http://data.mofcom.gov.cn/>)、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s://unctad.org/statistics>)、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data>)。

为了更具体地验证中欧经济合作对欧盟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本文接下来将通过实证检验进行深入辨析。

六 对华依赖度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既有相关研究普遍接受双边贸易和投资数据是用来衡量经济伙伴之间关系的最重要指标,本文围绕中欧的双边贸易、投资对欧盟成员国经济增长的相关影响进行初步分析,发现各国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均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从相关系数角度看,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对华直接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显著相关性更高。下文将使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对于欧盟各国的经济战略意义。

(一) 模型设定与指标数据

本文建立了式(6)模型来研究中欧贸易依赖度对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影响。

$$Economic_{it} = \beta_0 + \beta_1 X_{it} + \beta_2 time_{it} + \beta_3 X_{it} * time_{it} + \beta_4 Control_{it} + \lambd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6)$$

其中,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表示贸易可能影响到的经济指标。本文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_{it}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_{it}$ 、15 岁以上就业人数占比 $employ_{it}$ 和政府债务水平 $dept_{it}$ 四个指标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前三个指标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政府债务水平以一般政府总债务占 GDP 比重来测度,政府总债务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2021 年 4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X_{it} 为欧盟成员国对中国贸易依赖度 $tradechdep_{it}$ 。虚拟变量为时间虚拟变量 $time_{it}$, 用以对欧债危机爆发前后的经济关系进行区分, 其中, 2001—2009 年该虚拟变量为 0, 2010—2022 年该变量为 1。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前述分析发现 2020 年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暴发亦是重要的时间节点, 因此在回归模型中, 控制了 2020 年之后的时间固定效应。上述双边贸易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在控制变量 $Control_{it}$ 的选择上, 由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人口数量、政府债务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后, 各国经济复苏情况也各有不同, 为了在实证分析中控制由于个体差异带来的偏差, 文章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 参考了金英姬和张中元^①、尹智超和彭红枫^②、李星^③等的研究, 选择了欧盟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华直接投资水平、中国直接投资水平、就业水平、政府债务水平、人口数量、人力资本指数、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中的双边投资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国商务部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 人口数量、人力资本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来源于佩恩表 10.0。模型中 λ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μ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对模型中的非比重指标进行了对数处理, 以消除异方差性。

中国自 2001 年起才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并与欧盟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2003 年中欧将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9—2012 年中欧间的双边与多边经济关系均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 加之 2018 年中欧关系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挑战, 2020 年的全球新冠疫情又给中国与欧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带来重大影响, 因此, 本文数据的时间区间将覆盖 2001—2022 年, 试图较为全面地展现中欧经贸关系对欧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影响。

(二) 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对其本国经济的影响, 为了消除模型内生性, 文章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④并同时

① 金英姬、张中元:《中美贸易逆差真的导致美国就业下降吗?——兼论特朗普“贸易再平衡促进就业”的困境》,载《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第91—102页。

② 尹智超、彭红枫:《新中国70年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历程、机理与未来展望》,载《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第19—37页。

③ 李星:《贸易摩擦、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中美服务贸易波动的实证研究》,载《新经济》,2023年第11期,第71—84页。

④ 限于篇幅,文章未详细列出解释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的结果,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索取。

控制了国家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得到如表 3 所示的回归结果。

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角度看,欧盟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越高则越能促进经济增长。贸易依赖度与时间的交互项显示,2009 年之后对外贸易依赖度的负向影响和对华贸易依赖度的正向影响均有所减弱。从投资来看,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还是中国直接投资与欧盟成员国 GDP 的关系均不显著,但欧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 GDP 呈显著的正相关,这也与上文得出的中欧之间的投资关系并不密切的结论相一致。控制变量显示人力资本、就业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也是促进 GDP 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就业率角度看,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与就业率呈现出积极关系,即通过提升对华贸易可以有效促进欧盟成员国的就业率。贸易依赖度与时间的交互项表明 2009 年后,国际贸易依赖度对就业率提升的负向影响有显著减弱趋势,但对华贸易依赖度的正向影响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则不显著。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直接投资对欧盟国家的就业影响都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依然是促进就业率增长的重要内在因素。

表 3 中欧贸易依赖度对欧盟成员国经济影响的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				工具变量回归			
	gdp	pgdp	employ	debt	gdp	pgdp	employ	debt
constant	4.80 ^{***}	11.82 ^{***}	39.53 [*]	47.12	4.98 ^{***}	12.02 ^{***}	32.41 [*]	42.84
	(3.31)	(8.09)	(1.94)	(0.53)	(3.37)	(8.07)	(1.98)	(0.21)
tradechdep	0.05 ^{**}	0.05 ^{**}	0.60 ^{**}	0.43	0.04 ^{**}	0.04 ^{**}	0.58 ^{**}	0.41
	(2.54)	(2.46)	(2.36)	(0.38)	(2.50)	(2.46)	(2.31)	(0.87)
tradechtime	0.01 ^{**}	0.01 ^{**}	0.02	0.00	0.01 ^{**}	0.01 ^{**}	0.02	0.00
	(2.44)	(2.32)	(1.27)	(0.37)	(2.33)	(2.22)	(1.08)	(0.39)
tradedep	-0.01 ^{**}	-0.01 ^{**}	-0.03	0.04	-0.01 ^{**}	-0.02 ^{**}	-0.03	0.05
	(-2.58)	(-2.30)	(-1.09)	(0.37)	(-2.53)	(-2.27)	(-1.29)	(0.31)
tradetime	0.01 [*]	0.01 [*]	-0.01 [*]	-0.01 ^{**}	0.00	0.00	-0.02 [*]	-0.01 ^{**}
	(1.76)	(1.71)	(-1.80)	(2.28)	(1.65)	(1.61)	(-1.81)	(2.31)
time	0.10 ^{**}	0.10 ^{**}	-1.75 ^{***}	3.12	0.11 ^{**}	0.11 ^{**}	-1.71 ^{***}	3.05
	(2.10)	(2.01)	(-2.62)	(1.06)	(2.36)	(2.25)	(-2.98)	(1.51)
ofdi	0.03 ^{***}	0.03 ^{***}	0.20 ^{***}	-1.02 ^{***}	0.04 ^{***}	0.03 ^{***}	0.20 ^{**}	-1.08 ^{***}
	(2.83)	(2.80)	(3.19)	(-5.35)	(2.88)	(2.85)	(2.39)	(-4.84)
fdi	0.00	0.00	-0.27	0.44	0.00	0.00	-0.19	0.43
	(0.06)	(0.11)	(-1.43)	(0.53)	(0.26)	(0.30)	(-1.41)	(0.75)

ofdichina	0.01	0.01	-0.04	-1.32**	0.01	0.01	-0.03	-1.33**
	(1.16)	(1.24)	(-0.24)	(-2.09)	(1.01)	(1.10)	(-0.77)	(-2.19)
fdichina	0.01	0.01	0.01	0.52	0.01	0.01	0.01	0.50
	(1.27)	(1.27)	(0.09)	(1.28)	(1.33)	(1.32)	(0.09)	(1.07)
pop	-1.12**	-2.12***	-13.29*	-2.74	-1.13**	-2.14***	-11.09*	-2.97
	(-2.31)	(-4.33)	(-1.95)	(-0.09)	(-2.32)	(-4.35)	(-1.87)	(-0.59)
hc	0.48**	0.45**	8.41***	79.05***	0.43**	0.40*	8.51***	61.15***
	(2.38)	(2.19)	(2.99)	(6.33)	(2.14)	(1.96)	(4.86)	(6.54)
tfp	1.29***	1.28***	22.12***	-57.58***	1.32***	1.32***	20.82***	-44.32***
	(4.77)	(4.72)	(6.40)	(-3.47)	(4.97)	(4.90)	(6.78)	(-5.21)
employ	0.02***	0.02***	-	-3.28***	0.02***	0.02***	-	-3.19***
	(3.48)	(3.32)	-	(-10.16)	(3.30)	(3.13)	-	(-11.21)
adj-R2	0.59	0.57	0.40	0.73	0.59	0.51	0.48	0.72
F test	33.57***	33.65***	17.58***	37.33***	27.68***	31.32***	15.57***	33.54***
Root MSE					0.12	0.11	0.17	0.15

注:表由作者自制。括号内为t值或z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表格的工具变量回归只汇报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从国家债务水平角度看,欧盟成员国的国际贸易依赖度及其与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对于债务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从全球贸易依赖度与时间的交互项可以看出,2009年之后,国际贸易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国内的债务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直接投资均未显著影响本国的债务水平,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均可以有效降低本国的国家债务水平。同时,就业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可以对债务水平下降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结合影响就业率的因素看,对华依赖虽然不能直接显著影响欧盟成员国的债务水平,却能够通过提高就业率间接对债务水平的下降产生影响。

本部分还结合欧债危机爆发后至新冠疫情暴发前,即2010—2019年各国对外贸易依赖度和对华贸易依赖度的相对高低进行分组,组别一为对外贸易依赖度和对华贸易依赖度均较高的国家;组别二为对外贸易依赖度较低而对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国家;组别三为对外贸易依赖度和对华贸易依赖度均较低的国家;组别四为对外贸易依赖度较高而对华贸易依赖度较低的国家,具体的分组国家如表4所示。对分组数据进行回归后,得到如表5和表6所示的结果,受限于篇幅,分组回归只列出了核心解释变量和主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 4 欧盟成员国对外贸易依赖度和对华贸易依赖度分组

组别	特征	国家
一	对外贸易依赖度:相对高 对华贸易依赖度:相对高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荷兰、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二	对外贸易依赖度:相对低 对华贸易依赖度:相对高	芬兰、德国、英国
三	对外贸易依赖度:相对低 对华贸易依赖度:相对低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丹麦、法国、意大利、拉脱维亚、卢森堡、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
四	对外贸易依赖度:相对高 对华贸易依赖度:相对低	希腊、爱尔兰、马耳他

注:表由作者自制。

表 5 贸易与投资对欧盟成员国 GDP 影响的回归结果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组别一	组别二	组别三	组别四	组别一	组别二	组别三	组别四
tradechdep	0.04 *	0.06 **	0.13 **	0.16 *	0.03 ***	0.06 **	0.10 *	0.14 *
	(1.92)	(2.29)	(2.42)	(1.85)	(4.35)	(2.37)	(1.71)	(1.88)
tradedep	0.00	0.01	-0.01 **	-0.01 **	0.00	0.01	-0.01 ***	-0.01 *
	(1.21)	(1.11)	(-2.41)	(-2.36)	(1.50)	(1.47)	(-2.84)	(-2.09)
ofdi	0.04 **	0.02	0.03	0.12	0.04 **	0.02	0.03	0.10
	(2.10)	(0.89)	(1.07)	(1.70)	(2.12)	(0.73)	(0.88)	(1.63)
fdi	-0.03 **	-0.01	0.02	-0.07	-0.03	-0.01	0.02	-0.06
	(-3.06)	(-0.63)	(0.92)	(-0.83)	(-1.05)	(-0.76)	(0.84)	(-0.87)
ofdichina	0.01	0.03	-0.05 *	-0.00	0.01	0.02	-0.06 *	0.00
	(0.79)	(0.93)	(-1.69)	(-0.01)	(0.49)	(0.76)	(-1.87)	(0.03)
fdichina	0.04 ***	-0.00	0.03 *	0.01	0.03 ***	-0.00	0.02	-0.00
	(4.30)	(-0.21)	(1.94)	(0.34)	(3.81)	(-0.49)	(1.52)	(-0.15)
Adj-R2	0.55	0.60	0.32	0.58	0.50	0.62	0.22	0.53
F test	4.12 ***	7.83 ***	6.18 ***	22.45 ***	12.20 ***	7.11 ***	11.27 ***	10.66 ***

注:表由作者自制。

对于对外贸易依赖度和对华贸易依赖度都相对高的国家(组别一)而言,与中国的贸易依赖度越高,将促使其经济发展越好,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显著提升,同时可以显著降低本国的国家债务水平。中国在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有效促进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及提升所在国家的就业水平。

表 6 贸易和投资对欧盟成员国就业与债务影响的回归结果

	就业				债务			
	组别一	组别二	组别三	组别四	组别一	组别二	组别三	组别四
tradechdep	0.28 (0.97)	1.68** (2.69)	1.13 (1.64)	2.19* (1.79)	-3.03*** (-2.65)	3.49 (1.47)	13.31** (2.26)	0.23 (0.02)
tradedep	0.02 (0.82)	0.04 (0.33)	-0.17*** (-2.91)	-0.24*** (-3.57)	0.15*** (3.51)	-0.52 (-1.14)	-2.31*** (-5.68)	0.56 (0.84)
ofdi	0.33 (1.23)	-0.36 (-0.69)	0.25 (0.74)	-0.52 (-0.52)	5.34*** (2.90)	-0.88 (-0.31)	0.57 (0.22)	-8.31 (-0.90)
fdi	-0.29 (-0.66)	0.20 (0.56)	-0.05 (-0.19)	-1.41 (-1.16)	3.53 (1.46)	4.84*** (2.93)	-0.92 (-0.30)	-6.78 (-0.52)
ofdichina	-0.29 (-1.34)	-1.03 (-1.64)	0.62* (1.68)	0.49 (1.16)	0.50 (0.35)	1.38 (0.57)	-4.65* (-1.85)	-6.94* (-3.50)
fdichina	0.21* (1.70)	-0.19 (-0.81)	0.09 (0.53)	-0.71** (-2.65)	-0.23 (-0.26)	1.87* (1.86)	2.33 (1.45)	6.50** (2.43)
Adj-R2	0.27	0.43	0.21	0.64	0.44	0.64	0.46	0.75
F test	5.01***	15.11***	5.27***	14.19**	12.19***	4.48***	12.21***	14.98**

注：表由作者自制。

对于仅仅具有较高的对华贸易依赖度的国家(组别二)而言,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体现在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显著正向影响,对成员国就业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外商和中国的直接投资都可能会提升所在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

对于对外贸易依赖度和对华贸易依赖度都较低的国家(组别三),对外贸易依赖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显著的负向关系,而对华贸易依赖度的影响则相反,能够显著地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同时,对外贸易能降低本国政府债务水平,但亦会降低本国的就业率。而对华贸易依赖度的上升则会提高相关国家的政府债务。从投资看,中国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有着积极影响;对华直接投资在提升就业率以及降低政府债务水平的同时,对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消极影响。

对于仅仅具有较高的对外贸易依赖度而对华贸易依赖度相对低的国家(组别四),与中国的贸易依赖度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就业率呈显著的正相关,而对外贸易依赖度的作用则相反。同时,中国直接投资对就业率及国家债务有着显著的消极影响,对华直接投资则对降低国家债务具有积极影响。

总体而言,与中国密切的贸易及投资关系对四个分组的欧盟成员国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表 4 分组情况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组别一不但从与中国的贸易及投资合作中获益最多,对这些国家的就业与债务情况也没有出现显著的消极影响;

其次是组别二。相比之下,组别三及组别四在与中国的贸易及投资中获得一些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面临一些负面影响的风险,尤其是可能对就业率产生消极影响。表 7 结合表 4、表 5、表 6 做一汇总,^①即研究结论是,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其本国经济发展是利大于弊,尤其是对于同时保持高对外贸易依赖度和高对华依赖度的国家(组别一)而言。

表 7 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对其经济的影响

对外贸易依赖度	对华贸易依赖度	欧盟成员国	对华贸易依赖度的影响			与中国投资往来的影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就业率	国家债务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就业率	国家债务
相对高	相对高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荷兰、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		+	+	+	
相对低	相对高	芬兰、德国、英国	+	+			-	-
相对低	相对低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丹麦、法国、意大利、拉脱维亚、卢森堡、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	+		-	-	+	+
相对高	相对低	希腊、爱尔兰、马耳他	+	+			-	+&-

注:表由作者自制。“+”为积极影响,即表现为增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就业率、降低国家债务;“-”为消极影响,即表现为降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减少就业率、增加国家债务。

欧盟于 2004 年、2007 年和 2013 年经历了三次东扩,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加,尽管加入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量占整个欧盟贸易的比重较低,但仍然需要考虑这些国家的加入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尤其是 2004 年的那轮东扩规模最大,还有 2020 年英国正式退出欧盟的潜在影响。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一是使用 2004—2022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8 中(1)所示;二是使用 2001—2022 年实际欧盟成员国的数据(2001—2004 年为欧盟 15 国,2004—2007 年为欧盟 25 国,2007—2013 年为欧盟 27

^① 限于篇幅,本表中仅列出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结果,因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国内生产总值,能够排除国家体量大小带来的差异,更具有参考价值。

国,2013—2019 年为欧盟 28 国,2020—2022 年为欧盟 27 国)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8 中(2)所示,结果依然与原文结论保持一致。^①

表 8 贸易与投资对欧盟成员国经济影响的回归结果

	gdp		pgdp		employ		debt	
	结果(1)	结果(2)	结果(1)	结果(2)	结果(1)	结果(2)	结果(1)	结果(2)
tradechdep	0.07*** (2.97)	0.05*** (8.21)	0.08*** (4.98)	0.15*** (7.82)	0.33* (1.91)	0.98** (2.25)	0.68 (0.60)	-0.25*** (-3.15)
tradedep	-0.01*** (-2.98)	-0.01** (-2.21)	-0.01** (-2.54)	-0.00* (-1.51)	-0.03** (-2.20)	-0.09*** (-3.54)	0.03 (0.38)	0.08 (1.19)
ofdi	0.02 (1.21)	0.02*** (3.17)	0.02 (1.47)	0.02*** (3.56)	0.01 (0.56)	-0.03 (-0.85)	-0.88 (-1.20)	-0.62 (-0.55)
fdi	-0.00 (-0.27)	0.00 (0.56)	-0.01 (-0.12)	0.00 (0.21)	-0.22 (-1.21)	-0.17 (-0.81)	0.32 (0.40)	0.51 (0.65)
ofdichina	0.01 (0.98)	0.00 (0.87)	0.01 (0.90)	0.00 (0.93)	-0.01 (-0.07)	-0.06 (-0.40)	-1.16** (-2.06)	-0.80 (-1.29)
fdichina	0.01 (1.05)	0.00 (0.76)	0.10 (0.75)	0.00 (0.24)	-0.01 (-0.01)	0.04 (0.36)	0.85 (1.21)	0.68* (1.76)
Adj-R2	0.57	0.76	0.62	0.68	0.41	0.46	0.76	0.73
F test	17.72***	38.59***	15.28***	29.31***	10.55***	15.38***	45.15***	40.38***

注:表由作者自制。括号内为 t 值或 z 值;***、**、*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其中,结果(1)使用 2004—2022 年的数据,结果(2)使用 2001—2022 年实际欧盟成员国的数据。

七 结论

针对中欧关系研究中仍有争议的经济依赖问题,本文首先从贸易和投资的数据入手分析中欧经济合作的典型特征;其次分析了美欧经贸合作关系的典型特点,并与中欧贸易进行对比分析;最后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对欧盟及其不同成员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具体影响。从研究结果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结论。

一方面,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及投资关系不断加强,虽然新冠疫情在首年(2020 年)降低了中欧之间的进出口,但在 2021 年及 2022 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大幅增加,而出口量却变化不大。这是欧方领导人近年来公开抱怨对华贸易赤字及与中国的贸易“明显失衡”的原因。另一方面,不应被忽视的是,实际上欧盟各国最依赖的仍然是其内部市场,欧盟国家内部之间的贸易依赖度比其对外贸易依赖度高出 10%左右,而对中国经济依赖度最高也不超过 6%。在此基础上,本文同样分析了中国对欧盟贸易依赖

^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只列出核心解释变量和主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度。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度由2001年的5.3%升至2006年最高点的9.1%，此后逐渐下降至2016年最低的4.2%，又平稳回升至2022年的4.7%。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度长期高于欧盟对华的贸易依赖度，转折点出现在2017年，双方的依赖度达到相同程度（均为4.4%），之后三年，中欧相互的依赖度仍然相近。自2021年开始，欧方对华的依赖度均轻微地超过中国对欧依赖度，对欧盟贸易占中国贸易比重也一直维持在12%—14%，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绝不是单向的依赖关系，而是相互依赖。

从进出口进一步分析，研究证明欧盟经济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是本质上的不同。对于欧盟的货物出口，美国作为目的地的重要性比中国高；而对于欧盟的进口，中国作为来源地的重要性则比美国大，这种长期以来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和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正是欧洲较少抱怨其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却越来越多地批评与中国贸易依赖的原因之一。

本文厘清了文献综述中结论各异的既有研究之间的关系，其创新之处在于解释了已有研究中看似矛盾的论点之间的逻辑关系。顾德明和普莱斯纳^①、昆德纳尼^②、费尔伯迈尔团队^③的研究报告聚焦的是欧方对中国依赖度上升的趋势。本研究的实证数据也证实了这个趋势，但不能忽视其中增加的占比仍然大幅落后于欧盟成员国对内部市场的经济依赖（与波格蒂与曾林^④的发现一致），亦没有超过美国对欧盟经济上的重要性。换言之，本文在有对照的多边经贸关系视角下，否定了欧盟过度依赖中国经济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与基内亚和夏尔马^⑤、克拉兹团队^⑥的研究成果相一致。此外，本文在曾林^⑦、寇蔻^⑧、蹇令香团队^⑨的研究基础上，再次证明中欧经济的依赖是相互的。

另一方面，本研究论证了中欧经济相互依赖对欧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有较高对外贸易依赖度和较高对华依赖度的11个欧盟成员国，与中国密切的经济合作带来了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业率的增长以及国家债务水平的下降。对于其他三个组别的成员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本国经济发展也是利大于弊。这一实证检验结果与韩其洛和荣大聂^⑩的观点类同，也证明了尼古拉斯在2014

① François Godement and Jonas Parello-Plesner, “The Scramble for Europe,” pp.1-11.

② Hans Kundnani, “How Economic Dependence Could Undermine Europe’s Foreign Policy Coherence”, 2016, p.106.

③ Gabriel Felbermayr et al., “Decoupling Europe,” p.6.

④ Lucrezia Poggetti and Max Zenglein, “Exposure to China: A Reality Check”.

⑤ Oscar Guinea and Vanika Sharma, “Should the EU Pursue a Strategic Ginseng Policy? Trade Dependency in the Brave New World of Geopolitics,” pp.1-29.

⑥ Agatha Kratz et al., “The Chosen Few: A Fresh Look at European FDI in China”.

⑦ Max Zenglein, “Mapping and Recalibrating Europ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th China,” pp.1-13.

⑧ 寇蔻：《中欧经贸依赖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第85-108页。

⑨ Lingxiang Jian et al., “Research on China-EU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Trade Dependence in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View,” pp.1-14.

⑩ Thilo Hanemann and Daniel Rosen, “China Invests in Europe—Patterns, Impa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p.49-61.

年的研究^①所指出的中国对欧投资对不同欧盟成员国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一结论。

换言之,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对于欧盟国家而言并非理性的选择。这也部分解释了欧盟多位领导人自 2023 年年初开始努力澄清其并不是要与中国脱钩,而只是寻求“去风险”的选择。这里针对的“风险”可以理解为曾林提出的关键性进口产品依赖的定义^②及欧盟委员会《欧洲新工业战略》关于进口产品中对外依赖度的界定^③。

本文的研究结论反映了中欧经贸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例如,欧盟三个最大成员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对华政策也存在差异。对华经济依赖度较低的法国和意大利近年积极支持欧盟展开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而对华经济依赖度较高的德国对此态度迟疑。本文结论中法国及意大利所属的第三组(见表 4)因为对华贸易依赖所承担的宏观经济风险是四个分组中最高的(见表 7),加上法国及意大利长年以来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都高于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故其减少对华贸易的动力相对较大。

第一组的 11 个欧盟成员国,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最多,不过考虑到其中的比利时、立陶宛、荷兰长期以来对美国贸易的依赖度比对中国贸易高,本研究认为,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 8 个中欧国家出于经济发展的考量,会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四个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因此,中国推动与欧盟的合作时,需要加强对维谢格拉德集团的重视。

总而言之,中欧经济合作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并且对欧盟国家具有积极的经济影响。对于欧盟成员国而言,纠结于货物贸易的顺差还是逆差,而非客观地分析对华及对美等经济合作中为欧盟经济发展带来的实质影响是不明智的。很多欧盟成员国从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中,获得了经济增长、就业率提高和本国债务水平下降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较高对外依赖度和较高对华依赖度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中欧共同推动多边的国际经贸投资合作才是让双方“共赢”的战略选择,同时,也应认识到,单一的对某个国家形成贸易依赖也并非最合乎经济利益的选择,积极融入新一轮全球化并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才能获得更多国际经贸投资合作的红利。

(作者简介:赖雪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查婷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Françoise Nicolas,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Challenges and Policy Responses,” pp. 103–125.

^② Max Zenglein, “Mapping and Recalibrating Europ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th China,” p.6.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Strategic Dependencies and Capacities,” pp.18–23.